

保山日报社五年新闻作品选 下卷（文艺类）

群众的笑脸 就是大地的容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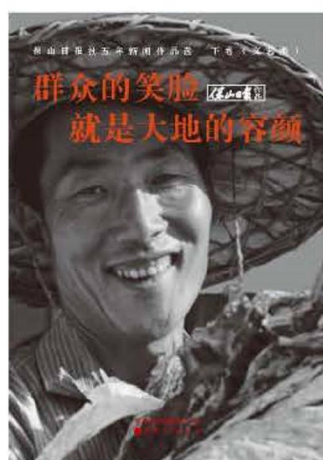
保山日报 作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绍来 宁 琳

封面设计：抱 晓



ISBN 978-7-222-11025-0



9 787222 110250 >

定价：117.00元（共三册）

保山日报社五年新闻作品选 下卷（文艺类）

群众的笑脸 就是大地的容颜

保山日报作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众的笑脸就是大地的容颜 / 保山日报社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2-11025-0

I ①群… II. ①保…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保山市 IV. ①I218.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4104号

责任编辑: 王绍来 宁琳

装帧设计: 抱晓

责任校对: 王绍来 宁琳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群众的笑脸就是大地的容颜
作 者	保山日报社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62.25
字 数	600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025-0
定 价	117.00元(共三册)

序

中共保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蔺斯鹰

浏览保山日报社精心编选的行将付梓的书稿,书名有点长,却让人过目成诵:《群众的笑脸就是大地的容颜》,不禁想起该报掷地有声的诺言:“举万家灯火,与时代同行!”我以为,眼前这部上中下三册的精品力作,无疑印证了党报工作者以恭行办报为民理念兑现诺言的不懈努力和成功实践。

书稿“集结”了最近五年的逝水流光——这五年对保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踏着云南“两强一堡”战略推进的强劲节拍,我市应势提出“四化五加强”,实施六大战略,建设五大园区,沧怒之畔光景为之一新。保山日报社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精心策划,多点着力,改革创新,推出了一批批精品力作,其中180多篇作品荣获省级以上新闻奖,卓有成效地为保山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扩大了保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在不懈的努力中彰显着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

多年来,《保山日报》切实担负和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体现党的主张、传播权威信息的同时,积极反映人民大众的心声和呼声,自觉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广泛凝聚民众共识,形成强大的引导力、传播力和正能量。

最近几年,保山日报社注重把握现代传媒发展趋势,寓正确的舆论导向于新闻规律中,顺应时代要求,强化媒体责任意识,践行杨善洲精神,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常下基层接地气”为支撑,磨砺镜头笔头上的锐气,充盈为人文文的底气,进而一步步接近目标:时政新闻做强、经济新闻做透、科技新闻做新、文娱新闻做广、社会新闻做活、专题新闻做厚、文艺作品求精……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强。这是报社贯彻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成效。

回望昨日的足印,是为了今日的前行。“容颜”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佳作,还有保山日报社蓄势谋进的佳境。目前,我市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在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势提出打造翡翠文化、地质文化、侨乡文化、抗战文化、永子文化五大文化品牌和温泉之都、珠宝之都、休闲之都三张旅游名片,为我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报社会在保山发展的新征程上,以更加高昂的士气再写华章,与时俱进地忠实描绘保山大地更加光彩夺目的时代容颜。

是为序。

目 录

(以刊发时间先后为序)

序.....	蔺斯鹰	1
风雨过后的第一个春天	苏加祥	1
保山坝子——横断山区人类文明的圣地	邱德衡	11
保山的空中飞渠——岩羊沟	董尚云	18
悲观主义的花朵没有种满密支那的后花园	段晓波	22
保山:人文郁郁的厚土	唐定国	29
汉民族入腾冲初考	肖正伟	36
昙花一现也永恒	王琨楼	41
金鱼:宿命中的亮色	李显耀	46
明月如练天如水	段晓波	50
二战时我国军队固守怒江天险的重要保证——飞虎队	张培仁	53
里不嘎的繁华遗梦	刁丽俊	58
滇西观雨屏	高宏张	65
解放初期保山剿匪回忆录	符 杰	69
翻开记忆的书页	段绍章 吴兴兰	80
一个抗战老兵的滇西往事	杨 勇 周向东	90
我参加征粮及清匪反霸的经历.....	王荫槐	98
《滇缅公路歌》及作者王锡光	顾建中	102

追忆雾虹桥	寸元清	106
难忘的开国大典	易在田	109
“中国一记者”陆铿	郑 千	113
当一名记者,我三生有幸	宝 洁	115
保山老生活追忆	高 黎	118
探寻隐没在高山密林中的辉煌文化史迹		
.....李枝彩 肖 卫 杨庆蛟 董银虎		124
张元文的精雕细刻人生	苏加祥 刁丽俊 王克强	130
抚摸永子	郑 千	138
云南保山籍青年歌手孔庆学:大山的歌者	许云彪	141
龙江撒鱼	董国平	146
从黑白到数码时代	何 鹭	149
城市的良心——公共饮水站	杨 勇	154
保山文化掌故	苏加祥	156
印度思想的长发在我头顶上飘散	段晓波	165
中国古代西南的国际大都市——永昌	杨晓富	202
庚寅大旱记	苏加祥	207
滇西江山永固 卫国壮志长存	耿德铭	221
滇缅公路上的车辘马萧	蒙正和	228
白花岭,白花岭	汤世杰	236
走进北海湿地	段晓波	242
大村人的快乐生活	刁丽俊 龚祖金 何 鹭	246
回忆杨善洲陪同胡耀邦视察板桥	阳举文	253
杨善洲之“最”	何世亮	255
昌宁苗族服饰	罗金荣	259
小地方——腾冲的武陵源	毕 争	262

高黎贡丁香	毕 争	264
窗花里的杨老汉	李 崧	266
茶树作证	辉丽琴	269
莽莽林海天堂山	李秉琦	273
独龙江:一个天问者的忽然存在	段晓波	277
保山古城探源	肖正伟	285
哀牢王国的“国家机器”	杨晓富	288
戴安澜父子留在怒江之畔的隔世情缘	伏自文	296
抗战时期的保山飞机场	王琨楼	303
为你找条回归自然的路	艾怀森	307
花街:一个以花命名的节日	一 马	311
我眼中的乡村	朱新睿	315
寻访边地戏剧“活化石”——“佤族清戏”	范南丹	318
“舞麻龙”,东山寺的民间盛会	蒋 蕾	320
后记		322

风雨过后的第一个春天

——1977：一次难忘的高考

苏加祥

30 多年前的那次高考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它宣告了一代年轻人对自己人生命运的重新选择，并把这种“选择”的权力确定在一个公正规范的平台。那是文革风雨结束之后高考的第一个春天，同时也是对中国教育方向重新定位的标志。对曾经参加过那次高考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7 年，对每个年轻人来说，一种难以驾驭的命运结束了，另一种崭新的人生即将开始。此前的十年（1966 至 1977 年），上大学基本不考试，靠的是“推荐”。“推荐”的意思很清楚，说明你读大学的权力在别人而不在自己。按现在的高考情况来看，对某些人而言，当时闯“推荐”关比闯考试关更为艰难。比如你在某一个单位或者是农村的某一个生产队里，各方面表现都好，人们想推荐你去上大学，但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你的家庭出身必须要“纯粹、干净”，按当时的说法叫“根红、苗子正”。那时属“阶级斗争”的年代，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遭到严肃的批判，因此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及其他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子女，常常被这一政策“横杆”搁置在校门之外。“文革”期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阶级出身决定人的世界观。在人才的选拔上，阶级出身成了决定性

的因素。

1975年秋季,我从保一中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后在我所生长的村庄小学的一个附设初中班当民办老师。当时保一中是保山县仅有的一所中学,那时读上高中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何况读上的又是在当地极有影响的学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保山农村高中毕业的学生几乎等于零,因此回到家乡后,自己内心深处已经有一种满足感。在知识被贬的年代,对于在农村的人来说,从小学到高中,十多年寒窗苦读所学的知识在应付生产队记个工分、看张报纸或者是替人读读书信之类的事,已经绰绰有余。因此想继续读书深造,事实上已经有点“好高骛远”了。毕业一个多月后,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领导安排我去教书,我当时把诸如“知识还没学够,怕误了学生”及“我还想去有关的学校进修进修”等应该谦虚的话谦虚了几句,那位大队领导干部立即正颜厉色地对我说道:“不要才读了个高中就趾高气扬起来!如果还想读书,你现在就得好好地听从贫下中农的安排!”吓得我第二天就赶快拿着课本走进了教室……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读了几天书,还想再多读几天,这种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在农村,你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即使你想利用时间多看点书,也不能拿着书本招摇过市;或者是你想读大学,也不能说出来,其念头只能给它烂在肚子里。否则你会招致两种结果:“知识越多越反动”——整天抱着书本死啃的人,绝对是个“反动”的人,把这一印象留给人们,你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再说,社会上不识字的人多,不读书的人更多——偏偏你要抱着书本在读,犯了有意“炫耀”之嫌。因此,看书学习只能在夜里,或者是在家里。“读书犹如做贼”这种现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有点滑稽!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我高中有个家住板桥的同学(现在保一中高中教化学),毕业后被生产队安排到山上去种茶。

晚上住在棚子里,别人在月光下的山坡上打牌,他用墨水瓶自制了一个油灯悄悄地读他的书。他说,在树影婆娑的棚子下面,就着一只带有墨香味道的油灯,进入书中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享受着另一种人生,再也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了。每天晚上,尽管打牌人已经钻入棚子开始鼾声连天的时候,一个孤独的高中生却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寻求着另一个孤独世界中的灵静。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油灯突然消失了。这个同学在与别人闲聊中虽然也知道了油灯消失的蛛丝马迹,但他却显得无可奈何。以后的每天晚上他只能借着微弱的星光或是月光继续艰难地读他的书。隔了不久,压在枕头间被他视如至宝的一本书也被人撕得满地都是。这个同学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本来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什么都可以忍受。但这一次,这个在高中时期被同学们称为是班里“文静而自爱”的典型,脾气突然像山洪暴发一样有点难以自控了。一天深夜,当同伴们正进入梦乡世界的时候,棚子里宁静得有点吓人,我的这个同学猛然间一声大吼:是谁把我的书撕了?悄然无声的棚子里一下热闹起来。睡在身旁的生产队长睡意朦胧地站了起来,猝不及防地踢了这个同学一脚,然后攥着双拳,神色坦然地说:是我撕的,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这个同学没有回答,只是本能地站了起来,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回击动作,那个队长立刻甩过来一拳……整个棚子顿时被搅得天翻地覆!

后来我这个同学在保一中任高中教师,当我与他重新提起这次“打架斗殴”事件时,他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与他相比,我的学习条件要比他优越得多。当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看书学习是自己的职业,一个不坚持看书学习的人,会把书教得好,实在是叫人怀疑。因此,教学之余,我可以在家定下心来静静地看点书。那时看书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参照,说得好听一点,是为自己扩充视

野,增补一些知识上的欠缺;说得不好听些,看书完全是一种消解苦闷的借口。那时新华书店卖的书都是“清一色”的,想买点其他的书非常艰难。回到农村后,各家除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外,很难找到想看的其他的书籍。因此我平时看的书都是从学校带回的课本。

1976年,是我回乡教书的第二年,当年我们国家发生了4件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又逝世了,特别叫人感情上备受折磨的是,9月9日,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称为20世纪“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的毛泽东又不幸与世长辞。这3个伟人的突然离去,引起了当时一些人内心的极大不安。在农村尤其突出,加上六七月间,保山地区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龙陵大地震,大部分农民心中好像丢了魂一样,干活失去了兴趣,情绪非常低落。有一个农民甚至将自己辛辛苦苦养的一头猪和十多只鸡全杀了,能吃的都拿出来大肆铺张。队长派人去他家里催交杀猪税(当时规定:杀一头猪,要交一半给当地的供销社)。他粗鲁地回击说:“交个XX!”说完又突然抱头痛哭:“毛主席都死了,地也震起来了,我们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你们还来收什么XX税呀!”

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在学校已经听过多次传达。说实话,当时思想上简直是一塌糊涂。当然也隐隐地感觉到中国的大地上迟早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到了10月份,广播上“四人帮”倒台的一则消息令世人震惊。作为一介草民,那时对“四人帮”并不清楚是回什么事。我在学校有听文件、看报纸的便利,经过反复学习,才逐步清晰:这四个人在“文革”期间,实际上操纵着中国命运的走向,他们倒下去了,预示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时机即将开始。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整天为生存发愁的平头百姓,社会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总得要继续为生存奔忙,总得要继续硬着头皮活下去。那年

的“大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情绪波动了几个月以后,也就渐渐平息下来了。10月下旬,一天下午,我刚上完课,一个邮递员递给我一份《云南日报》,在回家的路上,我顺手翻了翻,一条消息猛然把我震住了:高等院校恢复高考!并明确指出,每个年轻人都有参加高考的权力,按分数择优录取进入大学——靠“推荐”进大学的制度宣布结束。读了这条消息,当时那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天晚上,我正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板桥的那位同学,谁知,他竟从十多公里以外的茶山赶到我们家。我问:这么新的消息你就知道了?他说是从广播上听来的,怕你不知道,所以摸黑从山上特意赶来告诉你。除了简单的几句寒暄外,面对这样重大的喜讯,两人反而相对无言,只是用眼神默默无语地祝福对方:抓紧复习,甚至要用生命去夺取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据媒体上的公布,高考时间大约定在第二年(即1977年)。真正高考的准确时间安排时,距离考试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那时我每天要上6节课,还要批改40多本作业,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把初中和高中的课本都复习完一遍,实在是太难了。但为了不愿放弃这次将会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除了白天照常上课、照常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外,晚上的休息时间基本被完全打乱了。我记得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电灯”这个概念,各家晚上点的都是火油。为了回避村里人晚上来聊天,我就在灶房里用蓑衣铺了张简易的床,旁边放了一盆水,一旦瞌睡了,就把头钻进盆里刺激一下,稍微清醒一点,便坐起来在油灯下继续看书。在那一段时间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白天和黑夜。晚上只要一醒,就抓住书不放;有时头发昏,把身旁的油灯撞翻了,火油泼了一身,第二天去上课时,惹得来问作业的学生直皱鼻子:这个老师是不是昨天晚上去供销社偷火油了?

那时各家的粮食都不够吃。高考复习期间,又正值冬季,找野菜比较

艰难。解决的办法是把自留地里的山药藤割来剁细,加入一部分麦面拌拢蒸熟后当饭吃。吃了几天后,不知什么原因,我突感胸口剧烈地疼痛起来。整天卧床不起,嘴里难以噎进任何食物。想想高考时间一天天迫近,病情又不见减缓,心里不免烦躁起来。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胸口疼过,推荐说用冷水吞吃一种叫“牛膝”的草药可治此病,便拿来吞吃。谁知一吃,浑身胀痛,头脑昏沉,几乎“哀哉”而去。后来经母亲撬牙将洋芋汁倒入嘴里“解毒”。毒素虽被化解,但从此身体一蹶不振。眼看距考试只有七天了,父母只好叫我停考,待下一年再说。想到此次机会实在难得,我不忍心丢下,便拖着衰弱的身体去公社报名。当时农村学生高考报名归公社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相当于现在的乡教办)管,刚到公社就碰到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宋德昌。因读初中时,他分管我们学校的教育,对我很熟悉。我把报名表递上去时,他板着面孔说:“这一次你一定要给我考上,考不上就别回来见我!因为你当民师的事,淘了我很大的气。”后来我得知,叫我当民师的事并不容易——大队支部书记并不同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走上贫下中农的教坛”。这位分管公社教育的领导把那位支部书记叫去训了一通:“你身为支部书记,难道不懂‘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吗?这个年轻人在学校入了团,证明他已经与家庭划清了界限。这样的人不用,你要用哪种人?假如这次你不安排他去教书,我就把分配给你们大队学校的教师名额卡掉,把他安排到公社中学来教!”这后一句话将大队支部书记“将”住了:如果真的将我分到公社中学去,证明他牵制我的权力失去了。所以一迭连声地回答:“安!安!一定要安排!”就这样,我才被顺利地安排到大队学校去教书。递表时,宋德昌见我面黄肌瘦,浑身虚弱,便提醒我说:高考体检很严格,身体不好即使考上了也录不去。我说,我身体好,是因为误吃了草药,才变成这个样子。他似乎有点不放心,回到屋里好一个时辰才走出来,并递给我了一个证明说:

到公社卫生院体检时,把这个字条递与医生。当时我很感动,他递这个字条的目的就是替我证明一下我的身体情况。然后送我走时,他又嘱咐说:以后在办手续时出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1977年的高考生全部安排在保一中。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对这个学校的考场布局并不陌生。但我父亲怕我在途中晕倒了,高考头天认考场时特意在我书包里装了十个生鸡蛋,嘱咐说吃生鸡蛋补身体,每天可以吃两个。并把我亲自送到考场。我把鸡蛋寄放在门卫室,门卫室的人是老熟人,才一见面就热情地说欢迎老校友回校来考试,他说:怎么才回去两年就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爹不给你吃饭?我笑了笑,无言以对。他说,我把鸡蛋煮好,考结束你就来吃。我急忙说,不煮不煮,专吃生的。那年运气真好,随时都遇到热情关照我的人,心里暖洋洋的,对这次高考充满了信心。

那时农村人进城办事,限于经济条件,并没有住宿或上馆子的意识。我们农村进来参加考试的许多同学,晚上都露宿在距保一中不远处的保岫广场上,或十人一伙,或五人一堆,齐聚在广场的围墙边,地上铺上几张草纸,困了就睡在上面。当时考试时正值农历的11月,天气已经寒冷。晚上为了抵御寒风的侵袭,大家互相挤拢,好把热气“挤”在一起不让它跑散;身体抵抗力差的同学可以轮流在中间,多占点暖气的光。吃饭问题更容易解决,山区的同学包里塞满了苦荞粑粑,坝区的同学带有麦面粑粑,并把腌辣一类的东西带上。每一科考试结束,大家就把各人带来的东西摆出来共同分享。我因身体的原因,父母特地把我安排在北关街我哥哥家里。他家条件不算好,就在灶房里铺了一张地铺给我。灶房里很温暖,我晚上边睡还可边看书复习。早上赶去考场,路过仁寿门河的小北门街时,见到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在河上洗脸,其中还有几个女同学。我问那几个女同学:你们昨晚也“住”在保岫广场?她们说是啊,一